执行主编:张天龙 责任编辑:郑璐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henglu59@163.com

古人也要考“驾照”


市民看展览

在“车如流水马如龙”的古代,古人同样需要学习驾车技术。那么他们都需要学习哪些驾驶技术呢?

古人常说六艺,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。其中的“御”就是指驾驶马车的技术。西周时期,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。一般而言,士大夫会在十五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。

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。春秋战国时,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。所谓的“战车”,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。战车一般由四匹马拉动,中间两匹为“服马”,外侧两匹为“骖马”。车辆上一般有三个人,左边为射手,中间为驾车的御者,右边为执戈矛的卫士。

战争之中,战车的地位十分重要,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地非常高。大教育家孔子,曾经也是一名御人,他曾谦虚地说道:“吾何执?执御乎?执射乎?吾执御矣。”随着教育的普及,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,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,教授御车技术的学校成为名副其实的“驾校”。那么,古人究竟需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些技术呢?

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,驾驶员需要通过“捶策”和“衔橛(jué)”,才能控制马匹跑动。“捶策”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;“衔橛”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,橛与辔相连,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。一名优秀的御手,需要让车马的进、退、行、止、驰、骤都与自己的意图吻合。

典籍记载,古代还有五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,有点类似于今天驾照考试中“科目×”的测试。这一标准就是《周礼》提出的“五御”,即鸣和鸾,逐水曲,过君表,舞交衢,逐禽左。

科目一:“鸣和鸾”。鸣和鸾是车的铃铛,“鸣”在轼上,“鸾”在衡上,“鸣和鸾”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声音相互协调,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。

科目二:“逐水曲”,指沿着河边开车,即便道路逶迤,也不能坠入河水中。

科目三:“过君表”,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,需要做到中而不偏,表示礼仪。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,因为平时训练中,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。

科目四:“舞交衢”,指车辆在十字路口,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互相配合,注重四马协调能力。

科目五:“逐禽左”,指在开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,方便射杀,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发挥弓箭的威力。

技术之外,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,比如周代道路共有五级(径、畛、涂、道、路),车制有一轨到九轨,“男子由右,女子由左,车由中央”。秦代实行“车同轨”,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,秦代还修建有高速公路驰道。值得一提的是,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。《除吏律》规定,如果御人四次驾考没有合格,就会失去考试资格,还要罚四年徭役并处罚金。

汉代以后,由于步兵与骑兵变为军队的主力,战车逐渐衰落,六艺之一的“御”也渐渐失传。驾驭马车更多成为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。

来源:《上海法治报》

汉代官员到七十岁才退休?

汉代官员老了,也办退休吗?答案是:有,但不完全像现代的退休制度。对部分官员来说,汉代确实有“退休”这回事,正式说法叫“致仕”或“致事”。

《礼记·曲礼》里讲:“大夫七十而致事。”郑玄注:“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。”意思是,把手里掌管的事情交还给君主,告老还乡。

七十致仕,只是一句老话

先秦实行世卿世禄制,官爵往往被家族世袭垄断。天子和臣下之间,除了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,还有血缘宗法关系。所以那时的“七十而致仕”,更多是某个家族在官僚体系中换一个代表人物,而非官员个人仕途的彻底结束。到了秦汉,世官制原则上被废除,皇帝和臣子之间更像“食君之禄,忠君之事”的雇佣关系。官员致仕,才逐渐接近后世所说的退休。

西汉初年,中央高层官吏任职几乎都是终身制,很少见到高级官员致仕的记载。到了西汉中期,出现过一阵“致仕热”。但通观两汉四百年,严格按“七十致仕”并非常态。

也就是说,汉代官员退休,弹性很大。有人干到死,有人中途因病辞职,有人被免官,有人主动归隐。真正能卒于任上的官员总归是少数。大多数官员最终还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官僚系统,回归民的身份。宽泛意义上,这些都可以算“退休”。那么,退休之后,他们靠什么生活?又干些什么呢?

退休待遇,先看皇帝脸色

想过有质量的退休生活,经济基础很重要。汉代官员退休待遇,起初并无统一标准,多为皇帝特殊恩宠。

“万石君”石奋官秩二千石,景帝时“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”。上大夫禄为比二千石(“比二千石”是汉代官秩等级,属于“比秩”,次于“二千石”而高于“千石”。它用于标示特定官职的待遇级别,随职位变动而变化),月禄米100斛,而二千石为120斛。

直到西汉末期汉平帝元始元年,才有诏令:“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,三分故禄,以一与之,终其身。”即比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年老致仕,可领原俸三分之一,终身享有。

回乡买田,还是教书育人

大多数汉代官员退休后会返回家乡。朝廷有事策问会派专人去家里,有朝会也有专车接他们来京师,待遇规格非常高。

汉代大部分官员都有产业,有些还来自富裕家族。

也有品德高尚、思想豁达的官员不怎么置办产业。汉宣帝时大儒疏广、疏受,东海兰陵人,即今山东兰陵。疏广明《春秋》,后被召入京师,任太子太傅;疏受任太子少傅。二人致仕时,皇帝赐黄金二十斤,太子赠五十斤,按汉一斤约合今250克计,共17.5公斤。回乡后,他们广交游、不置产,与宗族故友宴会饮酒,晚年非常洒脱。

有人问疏广,为何不给子孙留些产业?老人回答非常通透:“顾自有旧田庐,令子孙勤力其中,足以供衣食,与凡人齐。今复增益之以为盈余,但教子孙怠惰耳。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愚而多财,则益其过。且夫富者,众人之怨也。”家中旧田旧屋足以供子孙衣食,过多财富反教子孙怠惰,遭人怨恨。这种见识,今天也不过时。

退而不休,权力在家族接力

汉承秦制,废除世官制度,打破了家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。但两汉四百年,始终为官员权力在代际之间流转留有通道。最典型的就是“任子”制度。应劭《汉官仪》记载:“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,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。”二千石以上高官可恩荫子孙一人为官。

例如成帝时的丞相张禹,致仕后有一次成帝去探望他。史载:“又禹小子未有官,上临候禹,禹数视其小子,上即禹床下拜为黄门郎,给事中。”君臣之间的默契无比自然,正可见高官显族对政治权力影响之深远。

“任子”毕竟是权力金字塔顶层少数人的“游戏”。对官僚体系中的大多数人及其家族来说,则要探索更普适、更稳定的权力再生产方式。汉武帝以后,文化教育与做官的联系日益密切,为家族内部代际权力传承构建了渠道。

一个读书人可称士人;若家族连续数代出现读书人,士认就演变成“士族”;若数代读书人中连续有人进入官僚体系,士族就进化成“世族”;若世代为高官,世族就成了豪族,“四世三公”便是顶级代表。汉代这个权力再生产体系,致仕官员无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一环。青壮时外出为官,老朽后回乡,将后代扶上自己曾骑过的马,甚至再送一程。

孙晓明

来源:《齐鲁晚报》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